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九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圻

謄錄監生臣李學瞻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九

文學部八

七

七

原晉傅休奧七謨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
傳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之徒承其流而
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疑七說七蠲七舉之篇
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

張造七辯世多以七激為工餘未盡善也七辯似也非
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為劣也七釋僉曰妙焉吾無間
矣若七激七依之卓轢一致七枝七辯之纏緜精巧七
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為客主
先言出興入輦癢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
色宴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
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

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辯
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為匡勸
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
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
先生之言曰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
夫不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為義不足
而辨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傳
子集古今七篇而論品之署曰七林 增明吳訥文章

辨體曰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
繼以曹子建七啟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
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為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
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
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
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
沿襲之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
雖專尚駢麗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後

作者未聞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
文訓其富麗固無讓於前人至其議論又豈七發之可
比

七二

原漢枚乘七發曰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
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
飲食則溫淳甘脆衣裳則雜遝曼煖雖有金石之堅猶
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且夫出輿入輦

命曰癭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宴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太子之病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困根扶疎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丈之谿湍流溯波又澹淡

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
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鸛黃鵠鳴鳴焉暮則羈雌迷
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鴟雞哀鳴乎其下於是背秋
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絃孤子之鈎
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使師堂操暢伯牙為之歌曰
麥秀漸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池
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蛟
螭螻蟻聞之住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

能強起而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犒牛之腴

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搏

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臠

勺藥之醬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

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歡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

美也太子能起嘗之乎太子

云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

之車前似飛鳥後似駟虛伯樂相其前王良造父為之

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於是乎射干鎡之重爭千里之逐

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乘乎太子

云

客曰既

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
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紛紜玄綠輦道邪交
隍池紆曲涵章白鷺鴛鴦鸚鵡鵠鵠鵲翠鬣紫纓女
桑河柳素葉紫莖松柏豫樟條上造天梧桐枌櫚極望
成林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齒雜裾垂髻目挑
心與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嫵服而御此亦天
下靡麗皓侈廣大之樂也太子能強起遊乎太子

云

云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驎之馬駕飛鈴之輿乘牡駿之乘

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

潯掩青蘋溯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

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

遊乎太子

云

客曰榛林深澤煙雲暗漠兕獸並行殺

武孔猛袒裼身薄収獲掌功賞賜金帛旨酒嘉肴羞魚

膾炙以御賓客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

數能強起遊之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

目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足以駭
矣恍兮惚兮聊兮慄兮虹洞兮蒼天極慮兮崖涖汨乘
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
將伸偃起臂發瞽披聾而觀望也况直眇小煩懣醞釀
病酒之徒哉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聞於師曰
其始起也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湢湢
如素車白馬幃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
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太子

能起觀乎太子

云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

畧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一聽聖人辯士之言霍然病已

後漢傳毅七激曰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於玄妙清思乎黃老於是玄通子聞而往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勲懸著隆高今公子削

迹藏體當年陸沈變度易趣違拂雅心挾六經之旨守
偏塞之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為公子
論天下之至妙列目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綜道德
之彌奧豈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玄通
子曰洪梧幽生生於遐荒陽春後榮涉秋先彫晨飈飛
礫孫禽相求積雪峨峨中夏不流於是乃使夫遊官失
勢窮擯之士泳溺水越炎火窮林薄厯隱深三秋乃獲
斷之高岑梓匠摹度擬以斧斤然後背洞壑臨絕谿聽

迅波望層崖太師奏操榮期清歌歌曰陟景山兮採芳
苓哀不慘傷樂不流聲彈羽躍水叩角奮榮沈微玄穆
感物悟靈此亦天下之妙音也子能強起而聽之乎玄
通子曰單極滋味嘉旨之膳芻豢常珍庶羞異饌湊養
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纖如髮芒散如絕穀積如委
紅殊芳異味厥和不同既食日宴乃進夫雍州之梨出
於麗陰下生並隰上託桂林甘露潤其葉醴泉漸其根
脆不抗齒在口流液握之摧沮批之離圻可以解煩憎

悅心意子能起而食之乎玄通子曰驥駉之乘龍驤超
攄騰虛鳥踊莫能執御於是乃使王良理轡操以術教
踐路促節機登颺驅前不可先後不可追踰埃絕影倏
忽若飛日不轉曜窮遠旋歸此蓋天下之駿馬子能強
起而乘之乎玄通子曰三時既逝季冬暮歲玄冥終統
庶卉零悴王在靈囿講戎簡旅於是駟驥駉乘輕軒麾
旄旗鳴八鸞陳衆車于廣隰散列騎乎平原屬罽網以
彌野連罽羅以營山部曲周匝風動雲旋合圍促陣禽

獸駭彈仆不暇起窮不及旋擊不待刃骨解肉離摧牙
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翳日於是下蘭皋臨流
泉觀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方鮮此天下之至娛也子
能強起而觀之乎玄通子曰崇館侈飾洞房華屋楹桷
雕藻文以朱綠曾臺百仞臨望博見俯視雲霧騁目窮
觀園藪平夷沼池漫衍禽獸羣交芳草華曼於是賓友
所歡近覽從容詹公沈餌蒲且飛紅綸不虛出矢不徒
降投鉤必獲控弦加雙俯盡深潛仰彈輕翼日移怠倦

然後讌息列觴酌醴妖靡侍側被華文曳綾縠珥隨珠
佩琚玉紅顏呈素蛾眉不畫脣不施朱髮不加澤升龍
舟浮華池紆帷翳而永望鏡形影於元流偏滔滔以南
北似漢女之神遊笑比目之雙躍樂偏禽之匹嬉此亦
天下之歡也子能強起而與之遊乎元通子曰漢之盛
世存乎永平太和協暢萬機穆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
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矇達義農之妙旨昭虞夏之典
墳遵孔氏之憲則投顏閔之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

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瞿然而興曰至乎至德聖道
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溺久蔽不悟請
誦斯語仰子法度 劉廣世七興曰子康子有疾王先
生往馬曰駿壯之馬憊不征路其荷衡也躍似驚禽其
即行也翬若遊鷹颺駭風逝電發波騰影不及形塵不
暇興 崔駟七依曰客曰乃導元山之梁不周之稻礪
以絺綌砥以柔韋洞庭之鮒灌水之鯉滋以陽撲之薑
藪以壽木之華醴以大夏之壇酢以越裳之梅反字垂

阿洞門金鋪丹柱雕楹飛閣層樓於是置酒乎讌遊之
堂張樂乎長娛之臺酒酣樂中美人進以承宴調觀欣
以解容迴顧百萬一笑千金振飛轂以長舞袖裊細腰
以務抑揚當此之時孔子傾於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
聃遺其虛靜揚雄失其太玄此天下之逸豫宴樂之至
盤也公子豈能興乎客曰彭蠡之鳥萬萬而羣荆山之
獸億億而屯雲合風散隱隱震震乃命長狄使驅獸夷
羿作虞人騰句喙以追飛騁韓盧以逐奔弓彈交錯把

弧控弦彎繁弱鼓千鈞死獸籍籍聚如山陵選取上鮮
獻之庖人 李尤七款曰奇宮閑館迴庭洞門井幹廣望
重閣相因夏屋渠渠嵯峨合連前臨都街後據流川梁
土青黎盧橘是生白華綠葉扶疎冬榮與時代序孰不
墮零黃景炫炫眩林曜封金衣素裏斑白內充副以芋
柘豐弘誕節纖液玉津旨於飲蜜 桓麟七說曰香萸
為飯雜以稗菰散如細蚺搏似凝膚河黿之美齊以蘭
梅芳芬甘旨未咽先滋椅梧與梓生乎曾崖上仰貫天

之山下臨洞地之谿飛霜厲其末颼風激其崖孤琴徑
其根雜鳥集其枝王良相其左造父驂其右揮沫揚鑣
倏忽長驅輪不暇轉足不及驟騰虛踰浮瞥若颼霧追
慌忽逐無形速疾影之超表捷飛響之應聲超絕壑踰
懸阜馳猛禽射勁鳥騁不失蹤滿不空發彈輕翼於高
冥窮疾足於方外 崔琦七蠲曰寒門丘子有疾元野
子謂之曰藍沼清池素波朱瀾金鈎芳餌纖繳華竿緝
沈魚浮薦以香蘭幽室洞房絕檻垂軒紫閣青臺綺錯

相連結實布葉與波邪傾從風離合澹淡交并紫蒂黃
葩翳水吐榮紅顏溢坐美目盈堂姿踰春華操越秋霜
從容微眄流曜吐芳巧笑在側顧眄傾城元野子曰爰
有梧桐產乎元谿傳根朽壤託陰生危激水澡其下飛
鳥集其枝罔雙偶而特立獨飄颻而單離匠石推肩公
輸折首目眩肌戰制以為琴子野調操鍾期聽音子能
聽之乎 劉梁七舉曰丹楹縹壁紫柱虹梁桷棖朱綠
藻枕玄黃鏤以金碧雜以夜光鴻臺百層干雲參差仰

觀八極遊目無涯玉樹青葱鸞鶴並棲隋珠明月照耀
其陂張衡七辯曰無為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絕俗惟
誦道篇形虛年衰志猶不遷於是七辯謀焉曰無為先
生淹在幽隅藏身隱景刻迹窮居抑其不韙盍往辯諸
乃偕而就之虛然子曰樂國之都設為閑館公輸制匠
譎詭煥爛重屋百層連閣周漫應門鏘鏘華闕雙建彫
蟲彤綠螭虹蜿蜒於是彈比翼落鵬黃加雙羈經鴛鴦
然後擢雲舫觀中流搴芙蓉集芳洲縱文身搏潛鱗探

水玉拔瓊根收明月之照耀玩赤瑕之璘幽此宮室之
麗也子盍歸而處之乎雕華子曰玄清白醴蒲陶醲醢
嘉肴雜醢三韜七菹荔支黃甘寒梨乾榛沙錫石蜜遠
國儲珍於是乃有芻豢脯牡麋麇豹胎飛鳧棲鶩養之
以時審其齊和適其辛酸芳以薑椒拂以桂蘭會稽之
菰冀野之粱珍羞雜運灼爍芳香此滋味之麗也子盍
歸而食之安存子曰淮南清歌燕餘材舞列乎前堂遞
奏代敘結鄭衛之遺風揚流哇而脈激楚鞀鼓協吹竽

籟應律金石合奏妖冶邀會觀者交目衣解忘帶於是
樂中日晚移即昏庭美人妖服變曲為清改賦新詞轉
歌流聲此音樂之麗也子盍歸而聽諸闕丘子曰西施
之徒姿容修嫵弱顏回植妍夸閑暇形似削成腰如束
素淑性窈窕秀色美豔鬢髮玄髻光可以鑒靨輔巧笑
清眸流盼皓齒朱脣的皪粲練於是紅華曼理遺芳酷
烈侍夕先生同茲宴褻假明蘭燈指圖觀列蟬絲宜媿
天紹紆折此女色之麗也子盍歸而從之空桐子曰交

止緌絺筒中之紵京城阿縞譬之蟬羽製為時服以適
寒暑駟秀騏之駸駸載軫獵之輜車建采虹之長旃系
雌霓而為旗逸駭颺於青丘超廣漢而永逝此輿服之
麗也子盍歸而乘之依衛子曰若夫赤松王喬羨門安
期噓吸沆瀣飲醴茹芝駕應龍戴行雲桴弱水越炎氛
覽八極度天垠上遊紫宮下棲崑崙此神仙之麗也子
盍行而求之先生乃興而言曰吁美哉吾子之誨穆如
清風啟乃嘉猷實慰我心矯然傾首邪睨元圃軒臂矯

翼將飛未舉髣無子曰在我聖皇躬勞至思參天兩地
匪怠厥司率由舊章遵彼前謀正邪理謬靡有所疑旁
窺八索仰鏡三墳講禮習樂儀則彬彬是以英人底材
不賞而勸學而不厭教而不倦於是二八之儔列乎帝
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後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國
以悅遠人化明如日下應如神漢雖舊邦其政惟新先
生乃翻然迴面曰君子一言於是觀智先民有言談何
容易予雖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敢不是務 魏曹

植七啟玄微子隱於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
祿傲貴與物無營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
之駟乘追風之輿入乎泱泱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
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對芳林志飄飄焉嶢嶢
焉似若狹六合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舉翼而中留於
是鏡機子順風而稱曰子聞君子不遯世以遺名智士
不背時而減勲今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譬猶畫
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鏡機子曰芳菰精稗霜蓄露葵

玄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纍如疊穀離
若散雪輕隨風飛刀不轉切山鵝斤鷄珠翠之珍奪芳
蓮之巢龜鱠西海之飛鱗臠江東之潛鼉臠漢南之鳴
鷄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管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於是
盛以翠罇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
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
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鏡機子曰步光之劍采藻繁緝
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

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佩則結綠懸黎
寶之妙微符彩煥爛流景揚暉黼黻之服羅縠之裳金
華之鳥動趾遺光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
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鏡機子曰駕雲龍之
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旌於
是曳文狐掩狡兔捎鸛鷀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
飛軒電逝獸隨輪轉騰山赴壑風厲颺舉形不抗手骨
不隱拳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

駭鐘鳴鼓收旌弛旆駿騶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較仰
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則羽獵之妙也子能隨我
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予性樂恬靜未暇此觀也鏡機子
曰彤軒紫柱文櫟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溫房則冬
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陛陵虛俯視流
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素水盈沼
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
機芳餌沉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

然後採菱華擢水蘋弄珠蚌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觀
游女於水濱耀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
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
往無由佩蘭蕙兮為誰修此宮觀之妙也子能從我而
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鏡機子曰既
遊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
妙妓遺世超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
文軒臨彤庭琴瑟交彈左篪右笙然後姣人乃披文縠

之華袿衣輕綺之飄飄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
翻爾鴻翥潏然鳬沒縱輕軀以迅赴影追形而不逮為
歡未泄白日西頽樂散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華
落收亂髮兮拂蘭澤紅顏宜笑睇盼流光時與吾子攜
手同行踐飛除即閑房華燭爛羅幃張動朱脣發清商
九秋之夕為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遊之
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鏡機子曰余聞君
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重氣輕命感分

忘身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辭未終而
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遊俠之徒耳若夫田文無
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
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
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當此之時豈能從我而友之
乎玄微子曰余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鏡機子
曰時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明日月玄化參神
與靈合契越隆平於殷周踵義農而齊泰顯朝惟清皇

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是以俊又來仕觀國之光
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
鳳於高岡然主上猶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採
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
所以投綸而逝也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哉言乎
令予廓然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徐幹七喻
曰有逸俗先生者耦耕乎巖石之下棲遲乎穹谷之岫
萬物不干其志王公不易其好寂然不動莫之能懼賓

曰大宛之犧三江之魚雲鶴水鵠禽蟠豹胎黼黻施於
宴室華蓐布乎象牀懸明珠於長韜燭宵夜而為陽玄
鬢擬於雲霧豔色過乎芙蓉揚蛾眉而微睇雖毛施其
不當 王粲七釋曰潛虛丈人違世遁俗恬淡清玄渾
沌淳樸薄禮愚學無為無欲均同死生混齊榮辱於是
大夫聞而歎曰蓋聞君子不以仕易道不以身後時進
德修業與世同理今子深藏其身高棲其志外無所營
內無所事邯鄲才女三齊巧士名唱祕舞承閑並理七

盤陳於廣庭疇人儼其齊俟翩飄微霍亂精蕩神巴渝
代起鞞鐸響振農功既登玄陰戒寒乃致衆庶大獵中
原植旌柎表班授行曲絙網連置彌山跨谷弦不虛控
矢不徒往僵禽連積隕鳥若雨麗才美色希世特立豐
膚曼肌弱骨纖形鬢髮玄鬢修項秀頸紅顏照曜矚若
茗榮戴明中之羽雀雜華鑷之歲蕤珥照夜之雙璫煥
煥燭以垂暉聖人在仕時邁其德先天弗違稽若古則
叡哲文明允恭玄塞登俊入於壠畝舉賢才於仄微置

彼周行列於邦畿九德咸事百僚師師於是四海之內
咸變時雍普天率土比屋可封是以棲林隱谷之夫逸
迹放言之士鑒乎有道貧賤是恥 劉邵七華曰玄休
先生棄世遁名藏身於虛廓絕影於無形榮時子聞而
往焉曰僕聞至人之生世也必承天地之時勢統萬物
之絃綱生有九鼎之秩沒有祀典之常僕將為先生陳
天下之遠圖論品物之弘式規人事之榮華傳情志之
所極榮時子曰追風之馬出自遐裔狀若逸虬莫能羈

制踐路躡節迅驅機發後不可及前不可越尋越逸響
追晷逐電榮時子曰三時既畢玄冬效節木落草弊鳥
竄獸穴爾乃駕六虬乘彫軒載金鉦鳴玉鸞鼓與雷起
野火電延聲與天屬燦與霓連榮時子曰洞庭之鱖出
於江嶠紅腴青鱸朱尾碧鱗金光鏡野旌旗曜天雷輜
翳路風馬如雲於是三辰增曜大明重光醴泉波流芝
圃揚芳毛羣率舞羽族迴翔聆九韶之聲變儀矩步之
蹌蹌感神人而懷異物寧九有而綏八荒 晉張協七

命曰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遁龍盤越世高蹈絕景乎
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夫聞而
造焉乃整雲輅參飛黃越奔沙輾流霜天清冷而無霞
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於是登
絕巘溯長風陳辨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大夫曰寒山
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晞三春
之溢露溯九秋之鳴颼零雪瀉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
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彫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若

乃龍火西頽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
之徒流宕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大
夫曰應門八襲旋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圍以萬雉之
墉峽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雕閣霞連長翼臨雲
飛陸凌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重殿疊起交
綺對幌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
成響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時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
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効殺臨金郊而講

師內無疏蹊外無漏迹叩鉦數校舉麾贊獲大夫曰范
公之鱗出自九谿賴尾丹腮紫翼青鬚爾乃命支離飛
霜鍰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廁其細秋蟬
之翼不足擬其薄大夫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邪谿之
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鑊越鍛成流綺星連浮彩豔發
光如散電質如耀雪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
血形震薛燭光駭風胡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大夫
曰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玄石

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壘一朝可以流湏千日單醪投
川可使三軍告捷斯又神人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燁
也陸機七徵曰玄虛子耽性冲素雍容玄泊棄時俗
而弗徇甘漁釣於一壑乃有通微大夫怨皇居之失寶
傷鴻誓之後聞策玄黃於榛險憑穴巖而放言通微大
夫曰奇膳玉食窮滋致豐簡犧羽族考姓毛宗俯出沈
鮪仰落歸鴻剖柔胎於孕豹宰潛肝乎豢龍拾朝陽之
遺卵納丹穴之飛凰神宰奇稔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

穎玉銳灼若皓雪之類玄雲皎若明珠之積緇匱素蟻
踊而灑灑滋芬溢而相徽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惠而復
奇介景福於眉壽裕溫克乎齊聖子能饗之乎通微大
夫曰豐屋華殿奇構磊落萬宇雲覆千楹林錯仰綏瑰
木俯積瑛石敷延袤之廣廡矯陵霄之高閣秀清暉乎
雲表騰藻蔭之奕奕珍觀清榭岳立連行雲階飛陛仰
陟穹蒼聳浮柱而虬立施飛檐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琳
襲玉圖畫神仙延祐承福懸闥高達長廊迴屬於是登

漸臺理俊音鏡元止望長林逐狡獸弋輕禽覽壯藝以
悅觀聆和樂而洽心子能居之乎通微大夫曰金石諧
而齊響埙篪協而和鳴於是才人進羽籥玄弁被藻襲
俯縈頰以鴻歸仰矯首而鶴立激長歌於丹脣發鏗鏘
乎柔木合清商以絕節揮流徵而赴曲奏南荆之高歎
詠易水之清角爾乃覩蛾眉之羣麗羌既都而又閑矯
纖腰以逐節頓皓足於鼓盤舒妍暉以妖韶若陵危之
未安通微大夫曰蓋聞沫北有采唐之思淇上有送予

之歎闕睢以寤寐為感溱洧以謔浪為歡若夫妖嬪豔
女蒐羣擢俊穆藻儀於令表茂當年之柔嫚罄妍規之
約綽體每變而增閑秀紅蕤其愉愉若餘穎之可餐若
夫靈畧潛祖顏退羽觴升清琴厲因清明以宣誠流微
睇而授愛纖手揮而鳴佩鏗華衿被則芳塵萃子其納
之乎通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因
姿以效績期寄響於夫人也孰與顯奇蹤於萬邦撫六
轡而高遊瞰八字以攄盼齊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氣

作溫涼弭侵略於疆暴綜墜紀乎危邦子豈不願斯之
雍容乎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皇
唐齊威靈乎宸極彞倫章序庶績咸乂溢流風於雍俗
洽天民乎齊泰是以玄靈感而表應嘉神繁而畢覲舞
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鸞鷟膺天監之休命荷神聽之
介福然聖主達持盈之寶術寤經國之在賢各畢榮於
分局期贊化於大鈞吾子豈不欲靡好爵於天宇顯列
業乎帝臣歟玄虛子作而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繩

自逸於井幹憑河盜本於黃川欽至論敷敝社謹聞命
於王孫湛方生七歡曰有巖棲先生者學道養生離
親絕俗漱清泉蔭茂木慕赤松之清塵乃餐霞而絕穀
朝隱大夫尋條援葛往而問之曰營中都以起館指土
圭以正宮宅既平而土沃實商旅之所通究精巧之妙
思盡土木之所窮南軒高館北連修堂左亘東序右列
西廂飛甍雲構軒軒鏘鏘連棟抗櫟若飛若翔幽籠納
響素壁流光乃有傾城之色玉質鳳章手習清弄心達

宮商子能從我而翫之乎大夫曰歲季月除大蜡始節
繁霜朝氛淒風夕發策龍駟以偕逝問虞人於中林審
蹊徑之所由知此澤之多禽前批猛獸後拉黃羆聲不
得發爪不暇施此遊獵之壯觀子能從我而觀之乎大
夫曰青陽開運和氣流人天無纖翳地無飛塵五湖靜
波四瀆凝津命向方之嘉友聊汎舟以遊春此舟楫之
駿遊子能從我而乘之乎大夫曰有嶧山之孤桐生千
仞之峻嶠乘危巖以託根間丹霞而竦標苦麗霜之淒

切困寒風之蕭條若乃清秋遙夜器朗絃徹閑心理氣
臨流鏡月伯牙揮爪以清弄鍾期中曲而撫節子能從
我而聽之乎大夫曰良疇沃壤傍山之阿靈澤津其根
春露染其禾上蔭玄雲輕靄下流石泉清波含山澤之
清潤結玉實於秋霜簡嘉穗以精微璫冰散而珠光釀
縹醪於九秋蘊二日於三陽米望麴而冰消甕未啟而
流芳此五穀之精液子能從我而嘗之乎大夫曰生乎
三季之世隔乎大國之間戎馬生於郊畿英雄森以比

肩意氣貫宇宙豪傑扼丘山強鹵元師懸首太白勲勒
王府功刊金石此不世之奇遇也子能從我而立之乎
大夫曰蓋聞至道以無主員應橐籥以內盛無窮陰陽
以烟煴成化五行以守分相攻是以撫往運而長捐因
歸風而迴軒挂長纓於朱闕反素褐於丘園靡閑風於
林下鏡洋流之清瀾仰濁酒以箕踞間絲竹而晤言
宋顏延之七繹曰北岳孤生剗迹埋名身閑事盡道畜
山局東國進士謬與遷焉其居也依隱堪陰結架清深

巖屋橋構磴道相臨寒榮隴首縹飲江潯客曰周以巖
廊匝以綵房木寫雲氣土祕羣芳既旋天而倒井又斲
員而鏤方松丘箭渚藥苑香林梁澗道以高濟棧巖塏
而上尋客曰若夫舟山之奧金門之祕地首岷銅川上
汶泗裁石成音調金成器故列真玩其微鳴辭人賦其
清懿若乃梓漆簡聲麗容呈才陳舞態開吹臺獵悲風
溯秋埃既而昵賓獻壽中人奉膳有悄者顏弗怡高殿
視華鼓之繁桴聽邊笳之嘶轉飛朱鷺以首引逮玄雲

而終變然後簪珥搖揮莊服流酒抗妍歌以跼躡揚輕
袖而翳面雖紛披於巾拂遞間闕乎槃扇 齊景陵王
賓僚七要曰松旣煙而接漢竹緣嶺而負筠哀過鴻於
月曉悲夜猿於霜旻乃鶴駕之非遠信羽車之可鄰鴻
池廣象太液染華勢含五水氣疏九河旣百尋而照底
亦千丈而分沙故乘流以神王或鼓地而目多豈能從
我汎此安波 梁蕭子範七誘曰幽遁公子不由義路
不入禮門人主焉得為臣公侯難以為客有暴勢大夫

驅美澤之車策千里之馬乃至公子之所居大夫曰叔
苗山之鋌採耶溪之銅既云時吉亦曰天中金英內曜
銀精外通均如屈揚之舒彩粲若芙蓉之始紅七星布
而成列五色變而無窮寶兼千萬聲重二都邁茲巨闕
超彼鹿盧呈形薛燭表質風胡大夫曰玉饌方丈蕙肴
果器法罄吳章妙窮伊摯若乃豹胎之貴鳳卵之珍常
山之果醴水之鱗大夫曰訪幼女於蔡邑選佳人於趙
都或拾翠於神渚或採桑於城隅見者忘鉏而留矚行

者下檐而跼蹐女乃歌曰井上李兮隨風標垂翠帷兮
夜難曉獨處廓兮心悄悄懷素鏤之雙針願因之於三
鳥大夫曰若乃帝思啟土命將朔方守邊鄙而擁角節
集兵旅而馳牙璋或埋輪於絕域或繫馬於遐疆功格
宇宙威震蠻方大夫曰逸態之赤兔駿足之驪駒龍文
重於漢殿魚目貴於西都若乃似鹿之體如龍之姿纒
以紫纓繫以青絲大夫曰冬斬陽木夏伐陰材剗剗之
功咸至鉤繩之妙並來擬天文而特建象地戶而高開

麗前修之金屋陋曩日之璜臺若乃緹錦遍室丹青被
土白珠之簾水精之柱綺井鏤而重葩華栢煥而相距
文石之井珊瑚之樹紫複峻而連天青綺高而干霧大
夫曰自五氣初運二靈始分蛇身之帝牛首之君何足
道哉若乃聖皇之馭國得附枝而居位陋重華之聰明
茂放勳之文思通犀文甲之獻相繼於天府金鸞銀鳥
之錫不絕於史書當此之時子能佩玉而侍乎公子疎
然曰前靡靡之數說皆非鄙性之所娛如今之善誘請

就列於康衢 增文苑英華七召曰假是先生負茲勁

逞狀羣飛之器侶似獨行之迷逕神忽忽而若忘意衝

衝而不定鑒丹綠其無主聞鐘鼓以失聽至乃冬霰積

庭室靡人聲春花滿野他無行者園堵常閉曲突無煙

同生芻之暫有共死灰之壹

一作
噎

燃篤論公子聞而崛

起雖道術之可忘亦切磋之所恥命徒御以絡繹將有

事於巖中車煜爚而流水馬泮渙以追風乃踰汗漫入

蒙龍至深潭之澠溟有洞室之穹崇居隱磷而出沒望

嵌岑而下上竹距石以斜通水韻松以含響地不寒而

蕭瑟日無雲而曠朗於是整容投刺屣履

一作排門揚

倒屣

眉就席舉袂而言曰若五秀稟其生靈六情通其愛惡

憎共集於鄙老嗜同歸於美樂今足下羣鳥獸以為娛

處貧賤而不忤欲賓實於孤介乃貽譏於隕穫至乃喀

喀死於道邊蒼蒼填乎溝壑削松筆以畫虎鼓鉛刀而

刻鶴身既勞而不見事何感而莫懲欲模名於帶索豈

知命於泥繩何異走長衢以避影煎流水以求冰今欲

道足下以衛生之祕術怡神之妙道譬之愈投於寒植

同起尸於仙草寧願聞乎先生曰有為之生已逼無益

之利常勞若見明於礙滯幸求救於盲膏公子曰千門

始構百常洞啟激洛開渠疏山抗陛延袤水陸曠望東

西下臨江海上屬雲霓百丈杳冥以飛跨九層鬱律以

階梯步三休而更迴塗中宿而方迷雕牆屈曲以交牙

網戶周流以重積既陰沍而影響亦叫嘯而迴

一作易辟

沙板金鋪紫柱玉鳥煒煌燿艷礪礪搏敞圖雲霧之蔽

虧狀神仙之來往壁璫自耀珠綴恒響蜉蝣動而晝喧
熠燿飛而夜朗既臨下以寥泬亦憑高而決潏聞疾雷

於階陛

一作板

再奔星於帷幌亘以曲堂周以洞房北負

連闥南注長廊綺疏交映鏤檻相望鸞飛蓮井日照杏
梁陽鳥騫其將動雲鳳矯而欲翔若乃後沼開源延石
崇壤擬崑閬之巒岬比滄溟之瀟瀟其中則有桂宮柏
寢吳臺柘館複道耿介而連雲阿閣穹隆而仰漢望虬
欄之映水見丹鶴之出岍豔草奇色臺樹珍名長生靈

壽男華女貞河柳垂葉山榴發英翫奇花之春滿摘甘

實於夏成此實宮苑之壯麗豈能從我而為榮先生曰

多言反道辯口傷實懼貽弊於蔀家且自安乎容膝公

子曰銅餅玉井金釜桂薪六穀九鼎百葉千珍熊蹯虎

掌雞跖猩脣鱮

子林切

魚兩味元犀五肉捨卵鳳巢剖胎

豹腹三臠甘口七菹愜目蒸餅十字湯官五熟梅椒魯

豉河鹽蜀薑劑水火而調和糗蘇菽以芬芳脯追復而

不盡犢魚稍割其無傷鼃羹流歆蜆醬先嘗鱠溫湖之

美蚶切丙穴之嘉魴落俎霞散逐刃飛揚輕同曳蠶白
似飛霜蔗有盈丈之名桃表兼斤之實杏積魏國之貢
菱為鉅野所出衡曲黃梨汶垂蒼栗隴西白榛湘南朱
橘荔枝沙棠蒲萄石蜜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質
並抗吻以除煩亦咀牙而消疾於是三雅陳席百味開
印玉機疑星稀蘭英縹潤既夷志於坎壈亦忘懷於鄙
恠此蓋滋旨之極珍豈能從予而共進先生曰不貴媮
食寧甘醇酒既深悟於腐腸豈自迷於爽口公子曰秦

氏獨立燕姝絕世如短如長不穠不細信耳目之妖冶

乃古今之佳麗妍姿豔逸淑性閑華效施輩於宋里經

一作
墮馬於梁家折纖腰以微步一作於步障里一作皓腕

乎輕紗臨池正領拂鏡看花觀堵牆以颺杏傾城國以

誼譁墨欲歸而抽軫車欄也疑作軫車後橫木也惠將返而迴車至

乃鄭衛繁聲抑揚絕調足使風雲變動性靈感召擊哀

響則春臺之人愴焉而雪泣一作涕起歡情則崩城之婦

嫣然而微笑嶰谷調一作棲鳳之竹一作管龍門獨鵠之柯

綠珠絳樹宋臘韓娥青春婉婉上客經過開洞房以命

賞召才人而合宴舉輕慢以徐來隔珠簾而可見牀披

珠

一作珍

象簾展羅薦聽促柱之方進聞廣聲之始嚙步

想象以頓足腕躡連

一作踟躕

而拂面托斜視於遺簪寄舍

情而舉扇俄而夕烏東反落日西懸綺霞映水蛾月昇

天解鴛鴦之繡被拂駟鴛之長氍燭中

一作羽

幃而動爍

香山

一作薰蕙

帳而微煙願橫施以自昵脫斜領於君前此

乃聲色之妖蕩將不從我而流連先生曰淫聲非篤論

之旨麗色本余情所棄伐國不問仁人此言從何而至
公子曰歲晚農休時閑務隙山火已燎野霜初白聊效
殺於秋冬乃從禽於草澤蜀地五丁齊國二子氣動山
漂汗揮雨起渥洼流潁一作蘭池照血躡飛影於未形

緒

蘭池照血躡飛影於未形

赴奔星於欲滅革車隱隱轂騎聞聞鼓譟誼而振地烝
徒駭而聒天割玉之刀飲石之箭置羅布其一目罟網
周及三面犬號驤螭鷹名奔電暫離已合忽隱仍見赴
迴超危衝林跋援草隨足起山從眼轉跨躡岡澗電舉

陵陸鳥不及飛獸不遑伏既前轡而後赴亦左排而右

蹴跖

疑作蹶

實駭而自救騰虛亂而相撲視灑血之丹地

見飛毛之暗目傍窮劫剗勢極搜求文皮坐裂曉尾生
抽手羈鐵頂足批銅頭象折牙而陵遽豹拉齒而夷由
擒高樓之度索走大樹之神牛雁聞弦而跖墮猿抱木
而啾啾笑楚王之雲夢恥漢帝之中流此武材之矯猛
豈能從我而畋遊先生曰馳騁傷仁好殺非勇幸廣內
之豐樂何禽荒之足重公子曰跋鳥始照宮槐遽而欲

舒顧兔纔滿庭英紛而就落

一作跋烏始照宮槐遽吹舒顧兔而纔滿盼庭柯而

就落譬光影於飛浮比生靈於栖托擾擾摩肩鱗鱗方駕

立怵迫於毀譽獨殷勤於用舍嗟向有而今無歎後榮
而前謝清歌雅舞暫同於夢寐廣厦高堂俄成於幻化
若夫洗精服食慕道游仙尋玉塵於萬里守金竈於千
年三戶可度九轉難傳飛騰水陸咀嚼靈元若乃壁上
真辭枕中祕要彈壓神鬼吐納靈妙既變醜以成妍亦
反老而為少虬駕天矯而出沒霓裳颯沓而容與接鵠

馭於後乘追鳳簫於前侶雨散漫以霑服雲霏微而襲
宇瞰芝闕以窈窕見玉臺之相拒蓋排煙而漸滅旌拖
風而未舉值解佩於江濱逢弄珠於漢渚薄游玄圃弭
節太華列神童於羽帳侍玉女於仙車澗採兮危寶苑
拔兮迴花聽弱水之晨浪望崑山之夕霞窮北辰而比
壽指中岳以為家此神仙之恍惚豈從我而蠲邪先生
曰捕影之言莫測繫風之論難盡未嘗留意於死生豈
復稍論於椿菌公子曰洙泗遺文鄒魯餘烈其道未遠

其風不絕方領圓冠金口木舌談章句之遠指搆紛綸
之雅說陳五禮明六詩貫穿微妙辨析毫釐既待問以
重席亦覃思而下幃醞藉愷悌和樂緝熙生徒肅肅賓
友師師並接社以聞道俱援手而受辭心絕內戰事無
外慾橫經者比肩擁帚者繼足醜申韓之法令陋桓文
之風俗六郡溱其衣冠五陵窮其軌躅信斯文其若水
寶斯人之如玉若夫珠璣產於蚌蛤圭璧出於山淵未
有玉不瑩而為寶人無學而稱賢蓋持身之管籥進德

之舟船響如鐘而待叩明似鏡而常懸此見重於經術
寧降志於吾賢先生曰誠此言之甚美比斯道之為曠
恥見嘲於腐儒豈求珍於席上公子曰我大梁之啟基
方邃古而無匹先天定始比殷周而餘裕揖讓受終考
唐虞而不失道德有序憲章咸秩六府孔修百司盡畢
搜求儒雅招拾遺逸旰食思治雖聞之於昔談昧旦臨
朝乃見之乎茲日蕩蕩薰風泱泱大典道舍弘而廣被
澤汪濊而旁闡採興人之片言納匹夫之小善事在微

而畢照言無幽而不顯若夫下車布德伐罪弔民風無

偃稼雨不破塵覩勝殘于暮月見成俗于浹辰舍

幽一作

羣生兮如海養萬類其猶春鄉無豕食之祿野靡狼顧

之民樵者目金而知恥耕者讓畔而成仁何大庭之足

競豈栗陸之能鄰壁水道庠序之風石渠啟珪璋之盛

奇士輻輳而騁足異人間出而效命小大之獄無冤民

翺飛之物無天性故能睦之以九世齊之以七政坦坦

恢恢巍巍赫赫政德洽於霜風教義窮於足迹望雲氣

而款闕候海水而重譯所謂府不輟貢史無虛帛天瑞
磊砢而相尋地符氛氲而不少收六穗於征賦翫九莖
於池沼三足應感而來儀一角知時而自擾映景星於
初月聆鳳音於將曉若乃亭毒疵疢合天地而並施
陶鈞日月與造化而齊功故非言辭之可具盡筆札之
所能窮懷真獨往之夫犇走而從事滅迹藏名之士顛
倒而向風二漢有同於兒戲魏晉無礙於胸中言未畢
先生攝衣而起曰子前所說似玉卮之無當徒費辭而

難領譬由背日而視秋毫却行而求馭郢一聞皇王之
盛則豁然神悟而理攄志無時而可卷邦有道而宜舒
敢以淺智請從一作附後車 元袁桷七觀曰翰林先生

納榮息機白玉之堂將歸乎麻源之山房越公孫懷牘
濡穎託物喻志考圖審曲若鑑之納視言忘而意消類
別而理備有郢大夫癯然褐衣目不接乎黼黻耳無聞
於律呂驟而言曰登高能賦淫曼荒忽智專者魂強形
滯者物逐昔吳州來觀詩東魯言有度徵有據厲階於

枚生濫觴於曹王先生楚產也雲夢汗漫巫峽巘岿胸
臆腸蟠公孫不足以教我先生殺青南山積簡羽陵若
網有網若墨有繩舉凡暢微我共聆諸越公孫曰太素
烟煴清濁奠儀雨風露雷動植攸孳辨方審良民用不
疵六氣以沴日天其世彼諄諄者皇曰汝命實長厥土
燥剛相其溫涼我生命在天順以受年巖居谷飲中道
以隕執書以觀有涕洟瀾陋彭鏗之逆理兮何恣縱而
益顏言技可以進道兮吾當由是以返觀納腸補臟惜

忍莫竟石立土踊字彗逆吾猶以為天地之病也修身俟命道之大經先生之正也大夫曰神之所行何體何方拘者為儒請更端以告僕夫越公孫曰靈曜宣精五紀順明察幽考微法天以行形氣芸芸吉凶卑高觀象以分韜兮靈根感不以言由動彰靜百神受祜虛者為音質者為數昔后稷氏之職黍稷薿薿智者過謀胡盡其地力民日作慝相攸食墨風雨斯蔽連雲爰業飛不得垂喙履不敢仰視旁營萬家地記萌芽赭衣僨蹶

而淮水復絕鑄鼎伏姦能沈於淵吁嗟而求桑林之羞
要荒擾馴王會盈庭獻琛効珍物不可枚陳雞豚以時
父恬孫嬉何助邊茂思屈曲洲島家累千金資先生昔
居列僊之館據要集思謂象以理明妖由人興守諄芒
法清寧却走馬於郊謝重譯之雉陋三脊之茅熙熙陶
陶舒舒天天不言而歲成無營而事貞夫子不云乎一
致而百慮其是之謂乎郢大夫曰汎觀博聞於道彌損
願滌耳以挾其蘊越公孫曰粵昔尼父惟俎豆是數擊

刺坐作因民以教菟苗獮狩車徒卒究厥今輿圖八表

同厯四貉交軌月竈風丘冰天桂海馳心望雲請命款

塞千廬星環八屯山列缺羽翻經飛騎鼓笈然而樂成

者難與圖事守文者不足語智嘗聞之兵農同封耕戰

同功魚類雁行敵莫我敢當府散籍移萬姓流離強帥

拉脇外寇憊肌卒不可挂支後王鑒觀法日以繁龐者

罷者恆者羸者駢頭引吮食粟而嬉開門納兵百部是

師何草廬高吟崎嶇雜耕何杜氏之子傳癖孔深而緩

帶以征射以容觀劒以氣言批亢擣虛孰知其隅折衝
厭難莫窮其畔至若握元圖視龜文縱橫其止與易象
相表裏者驟語之吾懼大夫竦眙也大夫曰兵者不祥
之器未效此知也越公孫曰炳靈心君闢乾闥坤情聲
相宣立度出均昭昭鴻藻絃縹是存敢先論楚材而言
之溲溲乎足畏垢而將翦也霏霏乎睫承露而欲訴也
荒蹊斷葦燐滅沒而疑聚也織文揚徽攬芳菲而雜組
也少馬商飈號鳴金石琮琤逐虎搏兕犄鵬鏃鷹寄莽

蒼於一瞬乘扶搖以孤征終緩轡以就日愴倏淪乎西
傾噫悲何為哉古有巖居之士抱奇挾幽漱芳深林憇
寂凍沅澹乎其若遺窈兮其若留鉤盤助之為回旋虛
牝谷之為獻酬後三壘而墮淚鶴九轉而疑愁鉤玄採
微迄無終窮瑤席敷張高歌慨慷語初麗而終放託餘
韻於宮商然此其戔戔者耳攬拾蒼雅刮磨詰盤微粲
具編飛英露溥何譏乎肉食之鄙猶鄭穆而魯桓也大
夫不聞之乎鐘石絲竹各隨其聽隆汙有時其所遭者

命摩盪堪輿吸呼義娥矢為帝詞叶為賡歌五嶽贊襄
百靈護呵不棘不茨如砥如磨發潛漏泉掖民陽春現
逸為新簡絜為真列若戶居別若渭分雍容者珩璜冲
遠者英莖縷絕而緒續醴甘而齊清昔之擅名偉著耿
光兮其不能以千百程也浮聲切響直意肆志澎湃訇
湔滔滔莫止据理者夸飾言者哇娑母兮姑射鉛刀兮
鑊錐謬莫任兮奈何大夫曰文章與政通玉署之職也
文勝質則史更言其大者越公孫曰矻矻中壘校讎靡

寧世本紀年繫於麟經捨相府圖書泯其緯經炳麟金
匱汙罔敢配迺司馬氏扶榛鉏翳麗者為譏激者為刺
升涉世家表籍作紀言諸侯無史史立周史杞鄆儒畫
揆削章刪凡燭火並日卒漸盡莫傳昂昂荀袁辭約義
完何班范家至耿光縣縣相繼擬述百世一律素王簡
編如日在天熒煌高張孰敢附肩鴻化以漓研深益疲
穢者闡者襲者濫者渙忍畏禍希企市價諂不表直俚
不師雅若聾鼓鐘若盲策馬元經附訛唐厯受呵後有

紀略迄莫同科尹石猛志證古比事百不一試歐陽氏
出方名山所藏復大同而小異勢不兩立其魯史之謂
厥今繫諜川盈記註櫛比故志存廢興之源典章酌損
益之致登瑤山而神駭遊鄧林而目昧般倕吁隨和
發涕操觚之士吾將見其心報而神悸也先生登祕丘
覽羣玉積石倉標朱目墨兵筆削融液乎粹精囿赫胥
鄰大庭大夫宜從下風而乞靈也大夫曰皇王惟熙帝
霸孔巖我心增悲韓愈不為史名以四馳何庸知焉越

公孫曰煌煌古帝別生聚方渙乎陶唐五服正邦五典
率常道之無違民用熙熙授之以時聿來孜孜降於三
王厥緒日孳集成于蒼姬黼黻憲章金石命令緝熙太
和宣昭羣姓纖鉅之備粲乎其有秩也豐殺之制屹乎
其有截也三光重輝百神拱列歲時易遷而浸淫蘖芽
弱者綴旒強者鋌戈智者探囊勇者拔河搏犀象屠蛟
鼉飛矢請命旁午係車焱乎浮雲迅乎奔塵炙轂滑稽
之士紛然而並陳棄仁恩假鬼神混君臣各馳騁而懷

新數千百年人亡而說具勞乎離婁不足以一視也滿
乎王良不足以一御也其最大可病者恬泊守貞可以
養身不可以治民絕性棄命黔首蠹病孟軻氏有作吾
見其髡鉗而舌咋也言未既郢大夫曰天藏山中瑾瑜
匿瑕間以辨之厥德日華儒者詬病卒不能以勝何道
最高子盍陳之母激母勸越公孫曰古昔顓童受業閭
塾書數首通訓故是屬聲歌象舞目接身服相親有恆
日用不瀆後帝不相襲緣祀興文八音寥寥五禮紜紜

鏗鏘莫明而聚訟若焚鄭說乖誤後圖踵循象制益湮
周官別出議者欲一繁紊繆錯操網而入林適越而轅
北也類禮孔勤五厄莫存後有放補去取未就卒乘虬
駟雲字以文合聲以音比旁敷落侏行離狄韞文軌同
風不能以一致孔壁莫推二經蕃廡贅牙為今簡儷為
古謂道統是傳曷敢有語詩基文王而周召先興首章
異同衆說沸騰風雅變言美者為訾直者為詆魯頌紀
異秦誓告終何後學魯魯迄莫之通麟麟魯經議口法

吏謂齊晉無褒而日月俱刺紛若蠶蛸眇若糠粃不虛
其心不明厥視遺珠抱疑探篋積毀此特人文之經緯
政治之用體也三聖述作包河總洛二儀生於心萬化
制乎神迎之而莫親拒之而莫存疑者邈者愕者困者
湛兮消兮委兮昭兮沈思遺物形離超兮激迴颺兮闐
而寥兮縱雲翔兮憺兮儒先從我昭兮郢大夫曰吾始
見公孫疲欲若不足突梯若避辱靡精槁神何斷斷然
也今知子矣永譽處矣吾與翰林先生徜徉此土小年

大年猶以為朝暮也 明宋濂志釋寄胡徵君仲申曰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於神明之臺孝廉問曰予締
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間也子能為我
揚推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巖穴鶴毳
編襦土芝溫食動趾踉蹌發辭讓吃忽挾紉縹去厯都
邑見者大噓指為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煖
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迪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
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

霄壤不翅蟻蠓時幻歲遷電滅鳥空惟極所適其樂則
鴻出游大澤才騫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
許史後從牽黃臂蒼輶矢韞弓仰落雙鷗俯搯長熊毛
血旁灑塵全四封入據邃館廷實惟供壘尊旁午豆俎
衡從肉腴含春耐暈移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
坐筵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衝靨輔奇牙瓌質姣容
歌喉撼塵舞袖翩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
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

豈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燿終童
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皎皎孰潛其爝非勒銘於燕然必
建標於粵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姱好衛霍擁軫
樊陳執纛公子埽門王孫媚竈霜露係乎吹噓予奪視
其愠笑其銳也若孟勞之出魯橈其重也如天球之鎮
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為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
末照其視處環堵厄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嘯卑
卑南陽之畊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形影相弔不亦

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
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
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醫閭分布九疆總三條於中
區限兩戒於外邦他若滄漲蕩浮青瀚混茫包天裹地
循環相通

湯叶

其間怪偉靡可數詳天孫嶽長水伯瀆宗

莊叶昂宿寶符之貴元龜青鯉之章金篋玉策之探日月

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書御戒樓航濯
足於咸池晞髮於搏桑豁氛埃於人瑕發忠信於天光

蒼水之使稷丘之君庶一問之勺鼎湖而想遺弓履河
洛而思聖勲也孝庶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
子文辭原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
文學曰去聖愈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
有敘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釐貴儉兼愛上賢右
鬼采椽不斲刑簋惟土嗇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
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
要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為萬

物主儀節或愆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伸鞅非
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
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
厥攸宜八政之首著於經彝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
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為罔越憲制若是喧厯泣焮迅
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溼溼乎海水起立而應龍
天飛也芟芟乎五兵雜陳而神授握機也芒芒乎曠野
萬里而列井布棊也走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

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
之者也文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
繩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眈列繙繙續續九宮八門
六甲五神軍軌兵鈴星式雷經金雞玉狗風角鳥情制
器尚精動合神機冑鎧羅陳戈戟交施渠谷距堙驚冥
扶胥象車雀舌行馬飛鳧武衡大櫓驪耳長叉雲火萬
炬渾脫全軀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察六形旂按五方
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趨鳥蛇翼驤正正奇奇巍

巍堂堂赫赫絕絕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
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
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饑渴之在已也
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
談儒書又焉用爾為文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
鴻沆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賓履生師皇馬
醫玉札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
楮衣服問女几素書赤斧碧雞朱璜瘕脫玄俗質虛心

存冲寥跡亦倜奇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
無舒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炯四規執東象
之玉女契九赤之班符御躋書之龍韞服太極之麟芝
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入石不闕入木不拘雲卧天行神
潛靈匪是蓋與天為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為也當闢我
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
我膚肌覩銅狄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
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為則周孔為之矣文

學曰荒荒遺文或偽或真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出者
堙後出者存何老生怨尤而異師是嗔藏之名山編簡
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啟蟲書再覩何
怪言放紛而弗齊於古緯候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
書而盡閱其文潛辭竊義聾俗簧世日新月巧動莫之
制衡錯攤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
終通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為原熒非冢名
性氣體何圖指倂殊而重摹迭擬觸類而言何莫非此

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鉤其厖鴻掠其纖微懸空明
之金鑑俾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麤
近之然殫於傳註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亦奚益
哉文學曰孟軻氏沒世乏真儒師師萌庶俵俵奚歸孰
廓我矇孰砭我愚羣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腐艦以泛
具區欲絡盲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
噫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
又何昭乎嗚呼噫噫薈薈盈室何有芳蓀繁星爛霄孰

知朝暾寧不使我怡怡而悻悻乎帝降民衷德與天一
胡不自貴葩藻是溺顛倒首足淆混白黑棄其瓚槃寶
厥瓦鬲拊膺自傷淚血交積誓刪宿穢以刻末習駕春
陵以為舟鼓闢洛而為楫張武夷以為颿期洙泗之可
涉夙興夜寐惶惶業業凜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
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
執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真儒不生世陰
陰兮摘埴索塗愈幽深兮炯其靈根無古今兮超彼九

玄離濁氛兮攀淵追騫乘赤麟兮文之興喪資以身兮

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相期於沒齒兮 金

寶翰墨林七更曰覺非先生久客闌闌心厭喧囂性恹
堙鬱思若無聊安得絕境於焉消搖滌濯煩襟以永今

朝聞永嘉主人有翰墨之林曳杖彳亍若履空谷足音

蹙然主人出速不言心喻盼睐以目升自賓階少叙寒

煥主人曰噫走也是林不資於地匪穹於岑無松之盛

非柏之森駢羅圖書錯置瑟瑟琴瑟几萬籤上下古今文

房百玩觸手可尋少安無躁願陳至音於是拂几正席
焚沉蕙蕙緩宮急羽高卑以序巍巍洋洋無不如意長
清短清倚蘭飛佩五曲九引纚纚可繼先生曰美矣哉
太古之聲也然鍾期既亡伯牙絕響箏遂之耳未能得
其惝恍毋勞爾為也主人曰唐虞至聖子不得與托物
設教啟其聾聵以局必方象地之則以道必正神明其
德有白有黑曰陰與陽互陳錯舉雲漢其章防危補罅
料敵審已負不可僨勝不可恃兩雄相值乃見勁敵龍

蛇成陣虎豹堅壁雖曰小數有至理焉無所用心為之
亦賢先生曰君子不操勝心無作機事此孤山處士所
以鄙之也願聞其他主人曰書契初成鳥跡茫昧科蚪
再變乃有分隸斯邈之下鍾王軼出唐臨晉帖如蹈一
律狂僧顛史草聖入神蘇黃米蔡各自絕倫真跡間存
初刻咸在點畫使轉折旋向背明牕淨几目玩心醉誠
一快也先生曰儒者於書固最近事然一好者亦能喪
志吾未暇焉主人曰五色作繪肇自姚姒後世因之畫

事由始晉唐以降好尚遙起顧吳荆關董郭王李入神
造妙區別品第耽嗜成癖千金莫以芳播清流貴動丹
辰適情遊藝動合玄理宣和纂錄寶鑑有史似不可少
也先生曰君子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此先賢所
以恐其泥也敢請大之主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
情人境動合天趣模擬之精推敲之至晝或忘食宵恒
失眠窮極彌工思苦愈異神驚鬼泣造物所忌我思古
人高不可企先生曰風雅遼闊正聲微茫競趨靡麗大

樸日亡安得擊壤以反渾龐主人曰經緯天地輶輶後
先用與政通體隨世遷秦漢雄深齊梁駸駸韓公倡唐
衰樊特起歐蘇曾王鳴宋之盛及今賴之矩矱由正今
之作者秀出如雲昭回河漢炳耀星辰鈞天合奏鸞鳳
和鳴山輝玉鬘淵媚珠呈走將漱其芳潤咀其華英寤
寐於茲林之下不知歲月之虛盈也若是如何先生曰
近之矣而猶未也文以載道匪惟辭工上師聖人吾將
子從主人憮然曰命之矣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囊括字

宙舍煦生靈未暇細論略陳其名易備陰陽造化以明
書言政事治功乃成感發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禮
樂由興春秋撥亂王法權衡學庸論孟規矩準繩猶如
菽粟布帛之征一息不繼民不得生浮文勝質奚利攸
行走將膏吾車秣吾馬由伊洛以遡洙泗而履吾夫子
之庭不知其不可也先生離席而立降階頰首請先羣
經旁藝居後以翰墨林為道淵藪

頌一

增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 原王充論衡曰古之帝王建鴻業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德也 增崔駰西巡頌表曰臣聞陽氣發而鷦鷯鳴秋風厲而蟋蟀吟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壤中節感於和也臣不知手足之動音聲敢獻頌云 原文章流別論曰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 文心雕龍曰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

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為頌
以歌九招自商頌以下文理克備夫雍容告神謂之頌
風雅序人事資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以公旦次
編商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恒詠也
增又曰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
乎規諫之域 崔融進洛圖頌曰美盛德者莫近於詩
什頌以之成焉 孫何碑解曰裸獻宗廟謂之頌可也
文章辨體曰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

諸什皆以告神為頌體之正至於魯頌駉等篇當時以
祝僖公為頌之變故胡氏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
而已

頌二

增夏侯玄辨樂論曰黃帝備物始制衣裳時則有龍袞
之頌 類要曰黃帝妃嫫母訓宮人而有淑德奏六德
之頌 魯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
周太師以那為首 原漢書曰宣帝徵王褒為聖主得

賢臣頌 後漢書曰顯宗召見賈逵因勅蘭臺給筆札

使作神雀頌拜為郎 又曰傳毅與班固賈逵共典校

書毅追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

顯宗頌十篇奏之 又曰平望侯劉毅以和熹鄧太后

有德教請史官著長樂宮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勒勲金

石懸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從陛下蒸蒸之孝帝從之

增又曰梁鴻字伯鸞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四

十四人作頌 論衡宣漢篇曰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

頌頌功德符瑞洋濺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城

原鄭康成傳曰民有獻嘉瓜者異本同實縣侯表附文
辭鄙略君為改作又著頌二篇侯相高其才 零陵先
賢傳曰周不疑字文直曹公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
頌不疑見之操授紙筆立令復作操奇之 晉書曰劉

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著酒德頌
為建威參軍以壽終 南史梁大同中嘗驟兩殿前往
往有雜色寶珠梁帝觀之甚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

帝謂其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加擢用
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吾豈買名
求仕乎 增又曰鍾嶸字仲偉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
引為寧朔記室時居士何子季築室若耶山山發洪水
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令嶸作瑞室頌辭甚典麗

唐書太宗幸太學釋菜命孔穎達講經穎達上釋奠頌
詔褒美 張文琮永徽初獻皇帝頌優詔褒美 呂溫
狄仁傑頌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

世以為名言 張九齡撰龍池頌刊石興慶宮西天寶

元年五月宗子璿以為不稱盛德更命璿為頌建花萼
樓北 宋璟累封廣平郡公廣平人為璟立遺愛頌璟
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
國故為濫詞徒成諂諛之風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
許停 李白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言於帝召見金鑾
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 宋史大中祥符三年陝州黃
河再清集賢校理晏殊上河清頌 玉海張方平為宋

頌十五章上下二什天假之什八篇繫之先帝日之初
升之什七篇繫之今上 仁宗時石介再取太祖太宗
真宗仁宗功德之尤著見者為宋頌九篇 元史文宗
獵柳林駐蹕故東平王安圖碑所因獻駐蹕頌稱旨

明鄭濟華川王禕行狀曰辛丑冬上親征江西進平江
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儒者卿與宋漁耳

明紀洪武七年十一月甘露降於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吾學編建文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始

奉太祖高皇帝配方孝孺進頌 又陳敬宗字光世慈
谿人永樂十二年入史館改翰林院侍講獻為善陰隲
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
再降於孝陵松柏復獻頌 解縉御書嘉禾詩序曰永
樂三年九月九日朔旦勒石拓本分賜諸王及近臣於
是縉亦與焉拜手稽首而獻頌

頌三

增傳雅

繼詩

蘇頌奉和聖製荅張說扈從南出雀鼠
谷詩曰作頌音傳雅觀文色動台 賈

至旌儒廟頌曰小
臣作頌敢繼風詩

金題

鈿軸

石介慶歷聖德頌曰
古者一雲氣之祥一

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毛羽之瑞當時羣臣猶且濃
墨大字金題鈿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為無前之

休丕天

比金玉

如江河

論衡詳文章 梁肅毘陵
獨孤及集序曰崔祐甫言

常州之文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
頌流於咏歌峻如嵩華浩如江河

獻椒花

刊柳葉

晉劉臻妻陳氏元日獻椒花頌 曹植柳頌序云予以
閑暇駕言出遊過友人楊德祖之家視其屋宇寥廓庭

中有一柳樹聊戲刊
其樹葉故著斯文

紀循吏

樹遺風

崔元翰文集
曰紀循吏而

述政事則孫信州頌 梁肅李翰前集序
曰綜名賢樹遺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

原形容盛

德 褒贊成功

詩序云頌者所以游
揚德業褒贊成功

太平而作治

定而興

詩含神霧云頌者王道太平功成治定而作也

增典裁

清拔

詞彩雅瞻

上見瑞雨頌後周書傳曰顏之儀善為詞賦嘗獻神州頌辭彩雅瞻

濃墨大字

長篇短章

上見金題鈿軸注王英羅開墓碑曰是時祥瑞登見朝

臣多獻詩頌公所作長篇短章詞氣浩然超出同輩

授正字

讀祕書

唐書明皇封泰

山劉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

山堂肆考李獻臣年十

二真宗祀太清宮迎駕進頌有歡聲徧八絃之句帝嘉歎令赴祕閣讀書賜進士及第

行宮慰

褒中書獎諭

宋史宋白從征太原奏平晉頌太宗夜召至行宮慰褒且曰俟還京師當以璽

書授職

又曰太宗製九絃琴五絃阮時多獻賦頌以

趙安仁李諤楊億詞雅瞻名詣中書獎諭翌日改遷太

常

頌四

原穆如清風

詩烝民篇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頌功伐

東觀

漢記馬防征西羌上喜防功今史官作頌頌其功伐

思舊德

范蔚宗後漢書靈帝思感舊德乃圖

畫胡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

圖畫頌之

漢書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

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詔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刊

石頌之

後漢書法真傳友人郭玉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而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

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

為頌賜帛

漢書上命王褒等並待詔

從遊獵所幸宮館輒為歌
頌第其上下以差賜帛

上頌賜金

魏略黃初三年
黃龍見鄴西漳

水中王象上頌
賜黃金十斤

許善神雀

隋許善作神雀頌文
不加點筆不停毫

鮑

照河清

宋鮑照元嘉中河濟俱
清照為河清頌辭甚工

為龍馬頌其文甚麗

魯國先賢傳黃伯仁不知何
許人嘗為龍馬頌其文甚麗

上四巡頌辭甚典美

後漢

書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
崔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

直而不倨

左傳云吳

季札觀風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
而不偏遠而不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
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流

頌而無諂

優游

彬蔚

文賦頌優
游以彬蔚

增橘頌

離騷九章之一也原自比
志節如橘不可轉移也

孝竹頌

秦中記曰章帝三年子母筍生白虎
服前時謂之孝竹羣臣上孝竹頌

瑞蓮頌

唐書袁朗傳陳後主聞其才詔為月賦一篇後主曰謝
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後又詔為芝草瑞蓮二頌歎賞尤
厚

瑞麥頌

明洪武三年夏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
一莖五穗者五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

有餘本劉
基為之頌

騶虞頌

明紀永樂二年周王畋於釣州獲
騶虞王來朝獻之羣臣稱賀侍講

楊榮作
頌以獻

麒麟頌

又宣德八年南海外諸國各遣
使獻麒麟凡四楊士奇獻頌

有

焱氏為頌

莊子天運篇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有焱氏
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

滿天地苞
裹宇宙

咸墨為頌

文心雕龍頌贊篇帝譽之
世咸墨為頌以歌九招

洛

出圖頌

唐書傳曰崔融朝廷大筆多
手勅委之其洛出圖頌尤工

封禪壇頌

又明
皇東

封詔張說撰封禪壇頌
刻之泰山以夸成功

誦於宰相

宋史楊億字大年賦詩曲宴又上金

明池頌太宗誦其警句於宰相

出示輔臣

玉海劉鋹咸平二年擢第嘗獻幸太學頌真宗中夜

觀書得錯頌頗出以示輔臣台試直史館

平江漢頌

宋濂序曰湖口之捷其神功駿烈炳耀鏗

備述其事誤為詞頌一篇以流鴻績於無窮

却封禪

頌

明紀永樂十三年禮部郎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贊之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平雲

南頌

明王景作古之有盛德大業必形諸歌頌皇風興大雅作草茅微臣不敢多讓

光武中

興頌

後漢書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

書郎賈逵為之訓詁

大唐中興頌

元結作大唐中興頌曰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

歌頌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者其誰能為之

頌五

增讚文心雕龍頌讚篇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
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駟
那雖深淺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庸典章一也

增文崔元翰文集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駟篇吉甫之清
風伯喈之無媿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

御定淵鑑類函一百九十九